

以优秀文艺作品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丁国旗



高峰之路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在中华文化数千年发展历程中，家国一体的观念一直深深印在中华民族的骨子里，如果说哪种精神品质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那一定是爱国主义。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国盛则家兴，国破则家亡。爱国主义不仅是中华民族重要精神特质，而且“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在璀璨夺目的文艺作品中，爱国主义精神也一直是众多作家艺术家毕生追求的创作主题。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华夏儿女共同夙愿，实现这个伟大梦想，尤其需要文艺创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爱国主义是文艺创作重要主题

自古以来，爱国主义凝结着中华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诚挚的热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随着时代变迁，爱国主义表现形式或有这样那样的发展变化，但人们的爱国之心却未曾改变。从古至今，爱国主义既接续民族传统，又有时代内涵，在历史演进中虽不断发生转变，但其捍卫国家尊严、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核心精神世代相传，一直激励中华民族砥砺前行。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来是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理想，颂扬爱国主义精神自然是文艺创作的重要主题。在中国文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充盈爱国情怀的经典篇章不胜枚举，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担当，有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为学理想，有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

核心阅读

书写爱国主义精神，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凝神聚气，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新使命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历来是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理想，颂扬爱国主义精神是文艺创作重要主题

作品思想的深刻性来自对历史真实的深刻把握，对爱国主义精神的深度挖掘，对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杰出人物及其伟大事迹的充分尊重，这是文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应当持有的基本态度

无忘告乃翁”的忧国忧民，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气概，有鲁迅“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报国决心，有反映当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作品“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的奋斗精神。这些作品都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充分显示不卑不亢的民族气节和舍身为国的家国情怀，其中饱含的炽热精神力量，使得这些作品超越时代，被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不断阅读和传颂。

以文艺精品传达爱国情怀

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爱国主义主

题文艺创作重要内容。习近平同志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树立正确历史观，尊重历史、按照艺术规律呈现的艺术化的历史，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能立之当世、传之后人。”书写英雄人物和爱国情怀，首要的是坚持唯物史观，即在对历史规律进行准确把握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统一。虽然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但无所规约、毫无底线的艺术虚构既抛弃了历史真实，也违背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一部作品思想的深刻性来自对历史真实的深刻把握，对爱国主义精神的深度挖掘，对那些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杰出人物及其伟大事迹的尊重，这是文艺应当持有的基本态度。

在文艺创作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打造精品的不二法则。颂扬杰出人物、讴歌奋斗人生，不仅要对人物有深入理解，还应切实做到“情人”“心人”，只有在被英雄人物、杰出人物的感人事迹深深打动的情况下，才能在创作中做到真情流露、以诚立言，作品吸引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恰恰产生于此。同时，爱国主义精神不仅仅体现在不畏牺牲、舍身为国的英雄人物身上，坚守在各种岗位、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普通群众身上同样饱含炽热爱国情怀。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以满腔热情去书写平凡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爱国情怀，是文艺工作者不能忽视的重要使命。文艺作品不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是通过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丰富的故事情节以及精湛的艺术语言将多彩生活和高尚情感自然而然表现出来，努力创作有思想、有品位、有温度的文艺作品，是文艺家应有的创作信条。

“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创作饱含爱国主义情怀的艺术作品，艺术家首先须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在艺术家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下创造的，“伟大的文艺来自伟大的灵魂”，只有带着一颗爱国之心，用博大的胸怀拥抱时代，用深邃的目光观察社会，用真诚的情感体验生活，才能创作出感动人打动人的作品。“可传世之心”不仅是发现可传世之精神的重要条件，也是创作可传世之作的必要前提。必须警惕的是，有些人为了谋求经济利益，无视历史人物功过是非，在戏说与解构中任意改造发挥，追求一时热闹和关注。这些创作对民族历史

和英雄人物缺乏应有敬意，究其根本就在于创作者在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上存在认识偏差，爱国主义精神缺失。思想深度决定作品高度，以文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求文艺工作者自身有爱国心、报国之志。

新时代呼唤文艺新作为

“在人类发展的每一个重大历史关头，文艺都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艺承担着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神圣职责，还担负着引领时代风气的重要任务。书写爱国主义精神，为“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凝神聚气，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新使命。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在中国不断走向繁荣富强的今天，爱国情怀更是优秀文艺作品应有的文化内核和精神底蕴。我国已经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天眼”“悟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四个自信”日益突显，中华民族正在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这一系列伟大成就大大提升全体人民的自豪感，也凝聚人们的爱国热情。今天，爱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文艺一定要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阐发好中国精神，展示好中国风貌，书写好广大人民身上的爱国热情，为时代精神呐喊，为国家强盛助威。

新时代呼唤文艺要有新作为、新担当。“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今天我们必须更加重视文艺在讴歌时代精神、凝聚社会力量、激发广大民众投入时代生活、团结一致搞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以优秀文艺作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勇攀文艺高峰，铸就文艺事业新辉煌，是新时代赋予文艺的重要使命。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加倍努力，不负时代召唤，不负人民期待，创作出更多优秀文艺作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制图:张丹峰

名师谈艺

曾经我问自己：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是什么？文学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写作时想到人民群众的文学诉求，会影响作品的文学性吗？作品的文学属性和人民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问题的提出和我在文学界的某些际遇有关。数十年前，为让自己跟得上彼时文学革新的步伐，我用3年时间埋头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泥日》。我下了很大决心，想通过这部小说的写作完成文学转型：寻找只体现“我”的性灵的写作个性和风格。这3年写作让我完成了一次在文学界获得相当认可的“纯文学”创作。

这之后呢？作家找到自我，文学和文学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万事大吉，不必再更新发展这个“自我”了吗？事实告诉我，不是。至少我拥有“自我”后还遭遇这样一些问题。其一，作家拥有的“自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自我”？那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小我”？如果只有一个小我，是否需要包孕家国情怀？其二，如果完全遵从“自我”进行创作，如何理解文学的人民性？其三，这个“自我”需不需要随时代发展变化而加以更新、充实、丰富、升华？换句话说，作家自认为拥有“自我”以后，还要不要与时俱进？一直固着于以往的“我”，不做更新，这是不是文艺界常见的“江郎才尽”现象的主要根源？此外，还有一个迫切问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丰硕成果，作家要不要把“自我”融入这个大时代，不仅以百倍热情关注它，而且用创作去参与和推动时代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为人民发声，为时代鼓与呼，而不只是做一个旁观者？

问题又回到了原点——作家究竟应该做什么？为人民写作——这不该只是一个口号。参与现实，这自不是文学全部含义，但它却是千百年来优秀文学人始终守护的光荣传统。文学要起作用，可以在板桥霜后花前月下，但绝对不只在板桥霜后花前月下。至于不能写出这样的文学，只有做起来才知道。

思索许久，我决定行动，宁可让一些评论家认为我的写作“不纯”，也要试着创作出十分贴近现实、直面人生、和时代同步代的作品。它们应该让厚重历史感和鲜活时代感同在，让鲜明创作个性和大众文学诉求交融，既真实展现丰富繁复的“第一现场场景”，又着力和读者一起对“第一现场”的生活做哲思般剖析，在把阅读者引入深邃曲折的事件过程中，让读者领略时代新人典型的内涵。于是，我努力写出《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和《高纬度战栗》……

当下沸腾的现实生活是一部亿万民众努力发展中国、改变自己的史诗。五千年古老舞台正在上演一个伟大国家、民族的崭新壮举。面对这样一个千年不遇的历史变迁，如果作为作家的我装作没看见，故意背过身去，我不知道自己将怎么面对必定要到来的新的五千年。于是我以深圳人为题材写了《命运》，以老上海人为题材写了《木凸》，以当代中国人心灵演变为题材的《幸存者》，眼下又以港珠澳大桥为题材创作一部电视连续剧剧本。

即便如此，我知道这还只是在初试中，我仍在摸索着努力接近心中的美学目标。今天我仍常常想起鲁迅。他为什么到晚年放下已然那么精湛的小说创作，而拿起“文学大家”不屑的杂文写作？我想，他念及的还是“参与”和“使命”——承担文人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他做得那么精到，那么磅礴，那么气吞山河。我们如何努力才能学到一点点鲁迅的精髓？方向明确，步伐必然轻盈，坚定。那就走下去吧！

陆天明，1943年生于云南昆明，作家、编剧。代表作品《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泥日》《命运》《幸存者》等，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编剧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文艺评论

家园和生命之歌

——读徐鲁长篇小说《追寻》

曹文轩



《追寻》是徐鲁第六部长篇小说，此前他已经出版《男孩女孩含羞时》《罗布泊的孩子》《再见，小恩》《少年行》等长篇小说，还有《少年识尽愁滋味》《淡淡的白雾》等中短篇小说集。徐鲁是创作上的多面手，他的诗歌、散文、小说、书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产生过很大影响，他是那个年代横跨成人创作界和儿童文学界的著名青年诗人和青年散文作家。

从最近出版的《追寻》来看，正是因为创作上的多面手和横跨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创作背景，使他克服许多单纯的儿童文学容易产生的底蕴不够厚重、主题纤细、语言单薄、视野不够开阔等问题。徐鲁的创作，我称之为“非典型儿童文学作品”。恰恰是这种非典型性，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高度、厚度、深度。

徐鲁以诗歌登上文坛，写过散文，还写过不少评论，所以他的文字笔法多变，但清新俊美。他一再表达对我一个文学观点的赞同：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是具有诗性之美和母语之美的，通俗一点说，就是一部作品必须能带给小读者更多的“好词”“好句”和“好段落”，好到让他们忍不住要摘抄下来，不断地欣赏甚至效仿。《追寻》的文字是准确、清丽的，也是抒情和富有张力的，字里行间充满浓郁诗性与磅礴情怀，不少段落可以当隽永美

文来读。读毕掩卷，能使人心升腾起一股追寻之思。作者始终没有忘记，小说以情节取胜，语言文字是为情节服务的。

《追寻》以生活在长江中的珍稀动物白鳍豚淇淇的故事为基础，讲述几代科学家保护、研究白鳍豚的科考往事，刻画以刘俊为代表的白鳍豚研究专家的感人形象，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精心呵护、研究白鳍豚淇淇，为世人留下这个功能性灭绝的动物宝贵的一手资料。刘俊与淇淇的故事也感染和打动洞庭湖边长大的柳椰子，让他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一代新人。因此，我为这部新作写过这样一段阅读印象：这是三代科学家毕生追寻、挚爱守望、温暖陪伴，最终含泪告别的大爱故事；这是白鳍豚淇淇淇22年远离家园、痛失友伴的生命孤旅，对人类良知发出的无声呼唤与最后警示；这是科学家和白鳍豚淇淇共同谱写的自然与生命之歌；这是追寻梦想的科学家和热爱家园、铭记乡愁的人们，在母亲河长江上和洞庭湖畔播下的希望的“绿树枝”。

不少人可能还有一个困惑，《追寻》是不是儿童文学作品，是不是儿童小说？关于什么是儿童文学，不同人给出不同答案。比如《夏洛的网》作者E·B·怀特就这样说过：为儿童写东西“就应该往深里写，而不是往浅里

写”，他认为“孩子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他们是世界上最认真、最好奇、最热情、最有观察力、最敏感、最乖觉，一般说来最容易相处的读者。只要你的写作态度是真实的，是无所畏惧的，是澄澈的，他们便会接受你奉上的一切东西。”他对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在作品里故意避免使用一些他们认为孩子们不会认识的词语也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样做不仅会削弱文章力量，且让读者觉得无趣。相反他倒是坚信，“如果孩子们身处一个吸引他们的文本环境，他们反而会喜欢让他们为难的词。”学者朱自强也曾说过：“儿童文学是沟通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文学，儿童文学是教育成人的文学。”那种认为儿童文学是成人写给儿童读的文学，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显得有失偏颇。

《追寻》第一主人公虽然是科学家刘俊，但刘俊保护淇淇的故事感染和打动了柳椰子，这柳椰子正是万千小读者的代表与化身。从这个意义上讲，《追寻》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正如上面所述，徐鲁有成人文学背景，所以《追寻》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儿童文学，其建构基础恰恰是作家的大视野、大格局、大气派。《追寻》跳出书写儿童的藩篱，向小读者输送家国情怀、生态理念、环保意识和积极向上的生命观，这在儿童文学界是极

有特色的作品，拓宽了儿童文学题材范围。

多年来，徐鲁矢志于长篇小说创作，已经多达上百万字，与他的诗歌、散文成就相比，徐鲁小说成就后来居上。这说明，一个真正的作家永不停止探索的脚步，对自己所挚爱的文学也永远怀着创造的激情。有温度、有情怀的作品和创作者，也一定不会失去对现实生活的热情，《追寻》就是一个明证。



《追寻》 徐鲁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